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乔柿园来信

□南京王振羽

66年前,她还在沙河北岸的县七中读书,应该是在初一。这所学校,乡人不大习惯说七中,多说蒲楼中学。下午刚下课不久,她与同学们正在打扫教室,班主任老师来喊她去办公室一下。班主任教语文,他的办公室就在初一教室的最东端,一个年级的语文老师都集中在一起办公。她急急忙忙地来到这里,心里很是忐忑。老师和蔼地说,这里有你一封信,是从襄城山头店的乔柿园寄来的,别人搞不清楚,误拆了,你不要介意啊。她心里一愣,一头雾水,山头店乔柿园?那里没有什么亲戚啊。她拿过这封信谢过老师,就匆匆回宿舍去了。

到了宿舍,坐在床上,她平复了一下情绪,把信打开。信很简单,无抬头,无落款,只有寥寥几个字,歪歪扭扭:“饿,要两块钱”。她反复看这封来自乔柿园的信,疑窦丛生,坐卧不安。是哥哥来信?他远在海南岛,这封信明明来自襄县啊。是父亲来信?他不识字,也从不用信,他人在漯河的沙河处,怎么会是襄城山头店乔柿园?乔柿园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?

当时,她们在蒲楼中学就读,都是住校生。到了周末,才能回家。从蒲楼中学往东回到名字叫渡渡口的小村落,还有几十里路呢。从蒲楼仆仆风尘回到家里,天已经黑了,两个弟弟早已在村子西头的湛河边的小石桥头等候多时了。兄妹三人一进家里,母亲把她悄悄拉到屋子里间,对她说,“恁伯现在到山头店集中出工,什么时候完工,还不知道”。母亲用的词是“出工”。这一下,她明白过来了,乔柿园的来信是爹爹托人写来的。爹爹在乔柿园出工,难道没有人管饭?他怎么从漯河到了襄县?容不得多想,家里也是缺吃少喝,穷得叮当响,每个人都是按份数到村里的大食堂排队领饭,被乡人们称作“喝稀水”,但,谁敢发牢骚?谁敢有意见?实在饿得难受,也只能忍着。母亲还是冒着极大风险,炒了一些黄豆,用石臼捣碎,放些盐,用袋子装上,包了一层又一层,让她与大弟弟一起去乔柿园,看爹爹。

姐弟两人就这样在天没有亮的时候,就悄悄出村了。出村沿着汝河大堤往西北而行,走到王湾,太阳才从百宁冈上露出鱼肚白。姐弟俩觉得沿着河堤走虽然不太会遇到有人盘查,却走了不少冤枉路。于是,两人就下了河堤,从祝冯、蒋湾这两个村落中间穿过,再翻过小铁路,到了胡冈村西。到了胡冈,北首山似乎就在眼前。弟弟到了胡冈,无论如何是走不动了,大汗淋漓,口渴得厉害,也饿。两人就到村子里一

户人家寻水喝,顺便再问问路怎么走。这户人家看姐弟两人累成这样,就拿出刚分的红薯给他们吃。姐姐谦让再三,不好意思,弟弟眼巴巴想吃,这户人家说,“执固啥啊,看你戴着团徽,还是共青团员啊,快吃吧!快吃吧!”

补充了能量,弟弟精神倍增,姐弟两人很快就过了杨树孙,到了山头店。再向人打听,却被告知,乔柿园还远着呢,要从山头店再往西北走,至少还有十几里路远呢。急匆匆走着,就到了首山背后,也就是所谓的首山之北,她印象最深的是绵延的首山西端的文峰塔了。这座文峰塔,据说建于明代,她小时候跟着家里的船队从汝州、郟县装货归来,就能在飘荡在汝水的大船上,远远看到文峰塔尖了。船队会在襄县城南的三里沟放桅休整一下,在她的印象中,当年的三里沟热闹非凡,极为繁华,卖各种小吃的,更有售卖各种货物的,人头攒动,摩肩接踵,她四叔经常会带她们在三里沟喝胡辣汤、吃油条,也买各种稀罕的东西,可如今?船队瓦解,人各飘零,不想这些了,还是继续赶路要紧。眼看乔柿园就要到了,她心里却陡然紧张起来,爹爹现在究竟怎么样了?不是到了万分难处,他怎么会给她写信?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乔柿园,大片大片的柿园,青枝绿叶,挂着饱满青涩的柿子,深秋时节,一定会是柿子大丰收啊。

到了村口,有人盘问,她说明缘由。乔柿园的村人说,你们往村子南边走,过一条水渠,就到了。姐弟俩一听,终于要到了,不由得兴奋起来,他们翻过高高的引水渠,眼看就到了首山脚下。这里有人站岗放哨,禁止前行。经过一番查问,站岗者让姐弟俩在此等候,他们有人前去通知传唤。一番焦灼不安的守候,也不知过了多久,爹爹来了。蓬头垢面,满脸胡须。多日不见,此地重逢。没有寒暄,没有拥抱,父女三人,唯有泪落。她把母亲炒的黄豆拿出来,爹爹大口吃了起来,吃着,吃着,一行浊泪,悄然落下。爹爹说,这里的人,很好,每天在山洞里点雷管,开石头,他只是搬运石头,不去点雷管,危险少多了。

他又要去忙着搬石头了。她问爹爹,那封信是咋回事?爹爹说,只是想让女儿知道,他现在不在漯河,是在乔柿园搬石头,让恁娘放心。

她,就是我的母亲。乔柿园,是在首山之北汝水南岸的一处普通村落。乙巳年端午假期,陪爹娘闲走,路过此村,母亲提到这一云烟往事,说起她在沙河边上的蒲楼中学收到的这一封信,这一封来自乔柿园的信。

难忘那年高考

□苏州徐建平

眼下是高考季,让我想起有一年去浒关镇参加高考的事,真是终生难忘。

1979年我高中毕业,在自己所在的中学参加高考,虽没考上,父母亲看我年龄小,又生得瘦弱,不舍得我过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让我复读。可第二年又落榜了。

1981年,高考考点设在了离家几十公里的县中浒关中学。母亲说:“我来与你阿姨讲,就住在你表阿姐家里吧。”母亲连忙赶到南窑村阿姨家里,阿姨一口答应。

高考的前一天,大巴车把我们送到了浒关中学。同学们留在了浒关中学,他们铺床整理。有的同学拿裤子当枕头,班主任开玩笑说:“裤子当枕头,一世吭不出头。”告别老师和同学们,我往表姐家赶去。过一座石拱桥,望着千年运河,想到这是第三次高考,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。

大表姐家就在桥旁,只见门开着,我探头喊:“阿姐在家吗?”大表姐在里屋听见声音,连忙跑出来说:“弟弟快进来。”大表姐领我进屋,她招呼我坐下来先休息,拿出切好的西瓜说:“快吃不要客气,在阿姐家里就当自己家里一样。”

当时只有五六岁大的表外甥见到我,拉着我的手说:“舅舅,我们来下象棋吧。”表外甥长得眉清目秀讨人喜欢,我哪有心思下象棋,硬着头皮和他下了一局,故意输给了他。表外甥赢了,开心地眉开眼笑,还想下一盘,被表姐制止了:“舅舅要看书了。”

表姐为了让我安心看书,把小外甥的房间让给我住,还准备了台式电风扇。晚饭有鱼有肉,让我倍感温馨。表姐说:“我隔壁家你姐夫的堂弟也参加高考,他成绩好的,有事可以找他。”她很快把表姐夫的堂弟介绍给我认识。

晚上,吹着电风扇,一阵阵凉风吹来,真是舒服。从小到大从未吹过风扇的我,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,早早起床,洗漱一下。大表姐为我准备了大饼、油条和豆浆,平时一直吃粥的我,千年难得吃着香喷喷的大饼、油条,心里真是好感动。姐夫的堂弟来了,他说:“把准考证和文具带好。”跟着他,我们分别走进了考场。从考场出来,与表姐的堂弟对考题,他几乎全考出来了,我考得不好。他说:“不要去想,争取下一场考好。”

三天的高考,很快结束了。临别时表姐说:“等你好消息。”可惜我这次高考又没考好,辜负了表姐和父母亲的一片期望。也无脸见大表姐,好多年没见大表姐,直到姨夫生病那年,我去看望姨夫,才遇到了,她在服侍姨夫。

三天的高考,大表姐为我付出了好多。短暂的相处中,表姐用一餐餐家常便饭,编织成了我高考路上最温暖的记忆。这份质朴的关怀,将永远珍藏在我心底。

一次去采访,见乡镇铸造厂门口堆放着许多旧石槽。石槽是以前农民喂牲畜用的,约有2米长,70到80厘米宽,被石匠凿得粗糙,底部有出水口,靠上方的一侧有一个孔,用来系拴牲畜的绳,经过岁月的打磨已变得非常圆润。

石槽相当笨重,每个足有千余斤,因为牲畜力气大,石匠担心它们发怒或调皮时掀翻槽子,故而凿得这般笨重。这些石槽大多都经历了几代人,有着岁月的沧桑。如今,现代机械化耕种代替了马拉牛耕,石槽也被农民当作了废物,或闲置在院子的角落,或被弃于村头。

厂长说,这些石槽能出口到欧美国家。这些石槽又不是铸造工艺品,也能出口到欧美国家?我们向厂长提出了疑问。厂长微笑点头,说这些石槽很受外国客商欢迎,已运走了一车皮。石槽在我们这儿是废物,但在国外却成了宝贝。我又问厂长外国人作何用,厂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,只是外国人喜欢,所以要订购。

究竟有什么用?有的说这些石槽有些年岁,大概外国人当古董收藏着;有的说可以作艺术品,这些石槽拙朴中透出一种沧桑的美;也有的说可做花盆,放些泥土种些花,放在大街上、庭院内显得古雅美观……

普鲁斯特曾说:“真正的发现之旅,并不在于寻求新的景观,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。”某些东西在一个地方是废物,换一个地方也许就成了宝贝。

这让我想起远房的一个亲戚,我称他三舅。三舅人长得又黑又丑,我在刚记事时见过他,他连媳妇也娶不上,我姨姥姥整日愁得唉声叹气。三舅人为人朴实憨厚,平时喜欢钻研书籍,搞些设计。村上谁家建房造屋,他就义务帮忙设计,出谋划策,人家过意不去就请他吃一顿饭。

后来,他和村上年轻人一起去外地建筑工地打工。技术人员解决不了的问题,他闷头钻研一个晚上,第二天一早,就能递上解决方案。技术人员为此常目瞪口呆,啧啧称赞,工头也对他另眼相看,有什么疑难问题,大家都喜欢找他。后来,他一边打工一边进修土木工程之类的课程,再回到工地,他就是一名正式的技术人员了。实践加理论使他如虎添翼,名气愈来愈大,不少房产商都慕名而来高薪聘请他。如今,他早已安家落户在大城市,妻子大学毕业,贤惠漂亮,女儿也聪明伶俐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,调整自己的眼光,找准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位置,也许就能走进花香满径的庭院。

□徐州孙丽丽

梅雨下盛夏至

□安徽淮北谢正义

天光忽暗,云层如浸饱墨汁的棉絮,沉沉地压了下来。顷刻间,雨点便急骤扑来,敲打着屋檐、窗棂,又噼噼啪啪地砸在地面,顷刻汇成了奔涌的小溪。每年的6月上旬,黄梅时节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来了,雨点匆匆地宣告着入梅的消息,也正式拉开了盛夏的帷幕。

梅雨中的江南,湿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,周遭的事物皆泛着水光。青苔悄然攀上石阶的缝隙,墨绿湿润;而砖墙墙角处,霉斑如同年深日久的印记,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,如岁月的暗语爬满砖缝。晾在檐下的衣衫,摸上去总也干不透,湿气浸透了布帛,沉甸甸地坠在竹竿上,空气里便浮荡着一种若有若无的霉味儿,像是光阴在潮湿里发酵出的气息。在这股水汽弥漫、万物皆显疲软之际,却正是那“梅子黄时雨”的意蕴淋漓——雨丝如线,织就了江南独有的缠绵与氤氲,撑伞走过石桥的人影,便像是雾里摇橹的舟子,划开了整个季节的朦胧。

这梅雨时节,在中国南北地区却呈现出迥异的模样。江南的梅雨,缠绵悱恻,无休无止,如蚕丝缠绕,令人心生倦意。而北方的雨则截然不同,它显得干脆利落许多,雨脚匆匆,常是骤然而至,又戛然而止,仿佛只来人间匆忙地冲洗一下浮尘。

待到梅雨终于收敛起它的水帘,天空便骤然换了一副面孔,阳光陡然变作灼烫的火流,倾泻而下,将空气炙烤得滚烫。树荫浓处,蝉声如沸,一声接一声,声声不息地撕扯着午后的安宁;院中泥土被晒得卷曲龟裂,石板路也蒸腾起热浪,人踏上去,脚底便仿佛触到滚烫的铁板。此时,盛夏便以它不容置疑的热力,彻底主宰了人间。盛夏的酷烈,既如洪炉锻铁,那蝉鸣正是生命在酷热熔炉里嘶喊而出的、尖利的金声。

四季流转,饮食亦随时悄然变换。梅雨时节,阴湿难耐,人们便喜食些微辣驱湿的菜

肴,江南人常烹煮鲈鱼,黄鳝滑嫩鲜美,姜蒜提味,热腾腾入肚,逼出湿气;北方人则爱端上一碗酸辣醒神的汤面,吃得额头沁汗,浑身通泰。而暑热难当之时,清凉解渴的酸梅汤便成了消夏的良伴。街角小铺里,盛着酸梅汤的玻璃罐子排开,乌梅、山楂、甘草等物于水中熬煮、沉淀、交融,熬成红褐色的琼浆。罐壁沁出细密水珠,看着便觉清凉。孩子们围拢在摊前,递上几枚硬币,迫不及待接過一碗,仰头“咕咚咕咚”灌下,那份酸甜沁凉直抵肺腑,继而畅快地咂摸嘴唇——那小小一碗汤水,是炎热世界里一道沁人心脾的甘冽契约。

梅雨初歇那几日,天刚放晴,空气里还浮荡着水汽。人们便把积压的衣物尽数抱出来晾晒。竹竿上密密匝匝挂满了衣裳,像五色旗帜。阳光穿透云层直射下来,渐渐晒干了衣物中吸吮的湿气。那些棉布、蓝布衣裳,原本软塌塌湿漉漉的,慢慢挺立了起来,在风里微微晃动,散发出阳光的干燥气味。蹲在竹竿下仰头看,衣服的影子在石板地上晃动,如同光阴的钟摆——湿气与光线的博弈,正是季节递嬗的无声仪式。

当晾衣竿上的湿气终于被阳光彻底驱散,盛夏便真正君临。蝉声如沸,宣告着黄梅时节已彻底退场。这季节的接力,酷烈而清晰,梅雨如告别时那声轻叹,随即炽热便铺满世界。人生之旅亦常如此:那些潮湿与阴郁的日子,恰恰是酝酿着下一程光亮的温床。

梅雨之苦闷,蒸腾为盛夏的酷烈,亦如酸梅汤的酸涩,终化作舌尖的甘冽回响。于季节交迭中,人们啜饮了生活百味——原来生命之味,正是由前一场淋漓的酝酿,才得以在下一场灼热中升华成不可复制的甘醇:万物静默,自有其序,那被梅雨浸透的期待,终将在骄阳下淬炼出成熟的光泽。